

# 捌、道典中所見玄天上帝之靈應事蹟及其影響

蕭登福

(台中技術學院 教授)

## 摘要

玄武原為北方星象之稱，屬於自然神的信仰；至北宋初而轉為人格神。並因避諱而改為真武。真武的信仰，大概開始於五代後周至北宋間。北宋初，宋太祖、太宗因感應神蹟，而為之建廟立祠；天蓬、天猷、黑殺、真武，號稱紫微大帝駕前四帥，真武原為四帥之末，但至仁宗朝，由於帝王將相的倡導，使真武的地位，大加提昇。至明代，更因示現神蹟，佐明成祖靖難有功，而大為成祖崇信，真武的地位有凌駕於四帥之勢。真武的封號，也隨著祂的神蹟顯赫，而迭加擢升。見諸於歷史的封號及稱號，自宋為真君，元代稱為玄天上帝，至明而有蕩魔天尊之稱，民間一般稱之為玄天上帝。明後真武封號及地位的高崇，實和真武神蹟顯現及其流布有關。

關鍵字：玄武、真武、玄天上帝、蕩魔天尊

## 甲、宋代帝王之崇信真武與宋代真武之靈應事蹟

一九八八年在河南濮陽西水坡發現仰韶期編號為四十五號墓穴，墓主屍骨北方有北斗（斗魁為蚌塑三角，斗杓為二根人體脛骨，斗杓指東），東有蒼龍，西方有白虎之形，龍虎係用蚌殼塑成，見附圖<sup>1</sup>；此墓據樹輪及炭十四的測定，約在西元前三八五〇年至西元前四五一〇年，即距今約五至六千年之久<sup>2</sup>。由此發現，更證明在五六千年前，可能也已有四靈說之出現。不僅如此，四靈在天上為東西南北四方天界的守護神；在地上為四城門之守護神；在陰間為墳地四界的守護神；這樣的概念極可能在六千年前已存在，不然不會出現在濮陽仰韶期的墓穴中，成為墓主冥界地土的守護神。

1 以上為取自 <http://www.jinbw.com.cn/jinbw/xwzx/jbfk/20071110509.htm> 所載 2007 11-10 《東方今報》所刊數張河南濮陽龍。

2 見馮時《河南濮陽西水坡 45 號墓的天文學研究》，一九九〇年第三期《文物》。

玄武的信仰，到了宋代，有了重大改變。由自然神而轉變成人格神，並且成為北極紫微大帝駕下的四為元帥之一。宋代諸帝大都崇信北極紫微大帝駕前的天蓬、天猷、黑殺、真武等四帥，只是崇信的程度各有不同。據《玄天上帝啟聖錄·卷七·七從借名》<sup>3</sup>第四、五頁所載，宋代對真武的信仰，始於宋太祖。太祖仕於周世宗時，平亂多功績，太白星化為老者，告訴太祖平亂之功，係真武所助；文云：

「尚書刑部郎中，知瀛州事高陽關都總管陳疇，劄奏：『自前朝興元四年五月內，卻有北蕃郎宮伊壽先兄弟七人，執到兩界，公憑車載，氈帛香貸五萬餘貫，來投推貨務出賣，欲將賣錢權寄官庫，候歸蕃計會後，次貨物到來，般取前去。可及一十五年，並無消息。後因太祖登極，郊天恰限，瀛州缺賞給五萬餘貫，無計借貸。不期本人前來陳狀，願將其錢與官中支遣賞給。從此，瀛洲委憑借支，已得均足。時高陽關刺史鄭度，遂喚伊壽先等七人，取問因依，所寄此錢，即非壽先等財物，係興元年中，太祖仕於世宗時，曾為帥守瀛州，忽過太白星，化為白衣道士，勸諫太祖，集道德仁行，向去貴顯非常矣。太祖乃曰：「天曹有何靈應，助身貴顯？」道士云：「沿邊有逆虜叛臣，故朝廷委託收斂。今奸叛潛息，皆是北極真武暗中護助。」言訖，其道士化白光歸天，時太祖就瀛州設大醮七晝夜，燒獻天曹諸位紙幣外，燒金紙五萬餘貫有餘，却為天曹點對，此項金紙五萬餘貫，不當受領，遂付北極行遣。係佑勝院真武牒七元北斗七辰掌計。其伊壽先七人，即是七辰下七從。大宋啟運立極，蒙真武面奏三天，詳將元不受醮錢，還新宋充登極沿邊賞給，因差七辰，借北蕃廟名為伊壽先，將錢化買氈寶等物，約五萬貫，寄州納還。此去番界百里，有廟名壽先廟，係四聖祠，影其真武部下，有七從官，各緋抹額，著黃袍，手執青魚，腰繫白瑠，腳踏皂靴，謂五方五色，七元七辰，充真武管掌天下善惡公事，即是壽先等七人之形相也。取問訖，壽先等當廳前，如驟風一陣，不見。時知通等結罪保奏，續降指揮，先將其錢充支賞給外，候別行勘會施行。』」（《正統道藏·洞神部·記傳類·流字號》，新文豐刊本第三十二冊七八九頁下七九〇頁上）

3 七從，指北極真武手下司掌會計的北斗七辰，為真武之侍從，所以稱為七從。

上文陳疇的劄奏中，敘述宋太祖趙匡胤在周世宗時為軍帥守瀛州，太白星化為白衣道士，勸太祖積德，行當貴顯，並告訴太祖說是北極真武暗中護助，所以太祖所守的邊界得以奸叛潛息。說畢化為白光消失，太祖感恩，於是在瀛州設七日七夜的大醮，「燒獻天曹諸位紙幣」，此外，並多燒了「金紙五萬餘貫有餘」；多燒的錢，被天曹點對時，認為不當領受。此五萬餘貫錢，交由北極真武所轄的佑勝院遣還。剛好太祖趙匡胤登基，瀛州缺賞錢，於是真武奏明三清天，將錢交由佑勝院掌會計的北斗七辰處理；在此之前，真武的七位侍從北斗七辰，假借蕃界廟名壽先，而化名為伊壽先等兄弟七人，將錢由蕃地買氈帛香料等貨物，交由瀛州官庫寄存；至太祖登極時，於是七人現身將錢交由瀛州指揮，充支賞給。

陳疇的職位為「尚書刑部郎中，知瀛州事高陽關都總管」，掌理瀛州事務，這樣的奏摺，有為聖朝獻祥瑞的用意，但文中說後周世宗的年號為興元，和正史所見年號為顯德不同，不知何故？有關真武遣七從送還五萬貫錢的事，又見載於《玄天上帝啟聖錄·卷三·宋朝一統》第四、五頁：

「宋朝建降立極後，因瀛州高陽關承真武惠錢五萬餘貫，應付賞給太祖，掛念於此。又詳瀛州蕃客託伊壽先姓名兄弟七人，壽先則是蕃界廟額，七人乃是七辰降靈，惟有姓伊一字宋曉。於是即便下瀛州，選地創蓋北極七元四聖祠殿，裝畫天曹畢，遣近臣齋御香祭獻。忽一日辰時，百官陪駕升端明殿，方欲平章諸道王侯未納疆土為慮。是時不覺雲霧風電，群臣各棄避，獨有宰相趙普與聖駕，被童子二人引召至本內孝成殿。太祖駕坐良久，於殿前雲空間，覩一神明，戴星冠，披銷金綢綬，執簡躬揖太祖啟曰：『洪基鼎祚運新昌，堯舜須依人歎將。莫似后奢纔得位，逆姦依玷亂施張。吾係天都北極真武靈應真君，蒙加賜祠殿於瀛州，又承遣使醮謝。今者遊奕過次，所以因來來報謝。聞有天下霸業侯王，尚或守據一方，未懷臣順。近曾親見上帝批鑿，並合歸宋朝為一統，永昌萬世帝王之業。除淮漢已取復外，餘處注定年限，各有先後，不踰一紀，以河東為首，次至南唐、西蜀、廣東、福建，然後兩浙，合依次收之。』真武告辭，復歸天闕，太祖遂與趙普還，見左右侍衛，守護端明殿，以俟遊從，宸衷喜慰。擇日就內殿建醮，仰答靈貺。自後一一果如聖訓。」（《正統道藏·洞神部·記傳類·流字號》，新文豐刊本第三十二冊七四四頁）

《玄天上帝啟聖錄》卷三〈宋朝一統〉說太祖因真武遣七從贈送五萬貫錢到瀛州，所以太祖特地親下瀛州，「選地創蓋北極七元四聖祠殿」，在廟堂彩畫都興建完畢後，「遣近臣齎御香祭獻」。後來太祖在京城早朝時，憂慮尚有割地為王未降者，真武路過，現身告以天下將依序一統。以上載述，說明真武信仰，隨著宋太祖趙匡胤的崇信，而開始在宋朝展開。只是此時所蓋的廟，是四聖「天蓬、天猷、黑殺（翊聖）、真武」<sup>4</sup>合祀，並不是獨為真武立廟。

到了宋太宗時，又於京城建北極四聖殿，所祀依然為天蓬、天猷、黑殺（翊聖）、真武等四人。本來宋太祖已在瀛州建廟，而此時太宗則又於京城立廟。《玄天上帝啟聖錄·卷二·馬前戲躍》載富弼等人奏言，說太宗在京師興建北極四聖觀時，曾感得真武等四聖前來致謝，宋太宗趙匡義雖然在京城為四聖立廟，但真正現身的是真武，似乎真武較易有靈應，所以宋太宗因此「就內庭建造真武家神堂一所，額為玄真殿」<sup>5</sup>；此是在皇宮內單獨為真武立了一座神堂來奉祀祀。

其後到了真宗皇帝朝，更於天禧二年詔封真武為「鎮天真武靈應佑聖真君」。清·畢沅撰《續資治通鑑·卷三十五·真宗乾興元年·秋七月》載真宗崩時，女道士劉德妙被丁謂「引入禁中，又因穿地得龜蛇，令德妙持入內，給言出其（丁謂）家山洞中。」<sup>6</sup>丁謂想借由龜蛇的出現，假借神道，取得帝王寵信，龜蛇是真武的部將，宋人非常崇信，不能打龜罵蛇，由丁謂的刻意假造神蹟，可見當時帝王對真武信仰的一斑。而宋代諸帝對真武的崇信，到了仁宗朝而達於鼎盛。

《宋史·卷二百九十·狄青傳》：

「狄青，字漢臣，汾州西河人……臨敵被髮，帶銅面具，出入賊中，皆披靡莫敢當。」

狄青之披髮帶銅面具，可能和當時真武信仰的盛行有關。真武的形貌為披髮跣足，疑狄青利用時人之信仰，以神道御兵。《玄天上帝啟聖錄·

4 四人為北極紫微大帝駕前四大元帥。

5 《正統道藏·洞神部·記傳類·流字號》，新文豐刊本第三十二冊七三六頁下至七三七頁上。

6 台北文光出版社一九七五年十月出版第二冊八〇三頁至八〇四頁。

卷二·馬前戲躍》詳細載述了狄青戴真武面具（銅面具）、衣，披髮跣足以作戰，因而平定了儂智高等外夷。文云：

「至和中（北宋仁宗年號，1054年），臣僚富弼等上言：『伏為先祖太宗皇帝時，建北極四聖觀於京城。忽一夜於寢室睹一聖使，頂冠佩服端簡，乃曰：「北極紫微大帝殿前第四被將。承建立宮觀，欽崇吾等香火，故來告謝。」帝曰：「四聖例受朕之諦信，何獨君來謝？」真武云：「天蓬、天猷、黑殺，俱在雲空謝君；其三神將常騎龍虎，鬼兵群雜，恐驚聖駕，唯吾獨現。」朝辭而去。帝睡起，遂一記錄。次日駕赴四聖觀，自後就內庭建造真武家神堂一所，額為玄真殿。經今五十餘年。蓋天帥真武，即凡降世，佐助狄青行軍，剪除西蕃李繼遷、趙元昊兵寇二百萬、南蠻儂智高山虜十萬。況狄青有神賜面衣，遂若真武之貌，前後勝敵盡屬真武輔助，因詢歷聞奏。』遂賜狄青以下免罪，許令赴嘉德廣鎮殿真武現，一行共二十八人，各帶銅黃面具，被髮，紅綵裹額，身掛介冑，著昏黑背子，跣足，手執銜刀，跨馬擺列。公卿而下，少辨真偽。惟宰相韓琦并御覽於馬上。一人光煒悠悠，馬前有青龜、赤蛇戲躍在地，移刻不見。退後，狄青易服色朝謝，奉聖旨令問狄青適在甚位立馬。奏云：『在右廂第十人。』已副聖情見現光相之位，因此致齋建醮，願請真武降現。取至和二年（西元1055年）五月五日起建壇醮道場。」（《正統道藏·洞神部·流字號》，新文豐刊本，卅二冊七三七頁）

《宋史》本傳說狄青「臨敵被髮，帶銅面具」而據上引《玄天上帝啟聖錄》載富弼等上奏仁宗之言說：「蓋天帥真武，即凡降世，佐助狄青行軍，剪除西蕃李繼遷、趙元昊兵寇二百萬、南蠻儂智高山虜十萬。況狄青有神賜面衣，遂若真武之貌，前後勝敵盡屬真武輔助。」則可知狄青所帶之銅面具，乃是仿效真武之形貌而鑄成者，其所穿衣服，亦是仿效真武服飾。狄青之以神道設教，至為顯然。宋仁宗因富弼之奏，因此而有意觀看狄青作戰情形，於是詔赴真武殿，命狄青等二十八人皆披髮，戴銅面具，身穿介冑，著黑背子，跣足，手執銜刀，仿效真武之形貌，而皇帝所見有一人「光煒悠悠，馬前有青龜、赤蛇戲躍在地，移刻不見」，而此人即是狄青，顯然是真武降佑，所以仁宗皇帝等別為此致齋建醮。

仁宗朝真武的神蹟特別流行，《玄天上帝啟聖錄》中載述了許多仁宗朝，真武的靈應事蹟，其中有仁宗之年號可考及略可辨識者，如卷二〈官殿金裙〉、〈馬前戲躍〉，卷三〈天罡帶箭〉、〈藩鎮通和〉、〈壺俵一京〉、〈風浪救崑〉、〈毒蜂靄雲〉，卷四〈符吏偕兵〉、〈洞真認厭〉、〈聖幘化婦〉，卷五〈折應計都〉、〈田生鳧茨〉、〈鄭箭滅龜〉、〈裴劍驅虎〉、〈妖惑柴邈〉、〈王虎中計〉，卷六〈奏錄延壽〉、〈現海救危〉、〈鄒宿契靈〉，卷七〈高聖降凡〉、〈仲和辭吏〉，卷八〈朱氏舍利〉、等等，其餘未具年號而所載各官吏之行事感應，疑其中大多數皆出自仁宗朝。

《玄天上帝啟聖錄》一書，應係南宋孝宗時，道士張明道托名董素皇真人降筆所編的。《玄天上帝啟聖錄》一書，載述玄天上帝成道伏魔及有宋一代靈驗事蹟，其中兼溯晉朝真武護救焦婆、隋朝張祐在廬山太清觀建真武殿、唐武則天時真武降生裴家事；該書未著撰者，然卷一頁二十〈五龍唐興〉云：

「臣每參玉曆，得覽玄源，久謂玄帝事跡出於太古，圖記湮蕪，世傳訛舛，未究宗因，念欲編撰實錄，降付名山。緣以時未際會，少阻殷勤。玄帝自宋啟運以來，下世福佐社稷，今將四甲子矣。行化國內分野，別建紫虛靈壇，普度群品，而臣又得參侍靈軒，日親宸陛。特因暇日，考續三洞玉書，校成實錄，不敢以鄙語雕誣，繪素大德，蓋摭諸實也。謹須示中上，庶幾萬世之下，以永其傳。……時在上天延康七劫無上大羅天開化十三年；下世宋上元甲子太歲甲辰淳熙十一年正月辛卯朔十五日乙巳；太真西王左上卿、上清天機都承旨神應元惠真君、飛霞靈光真人中黃先生，臣董素皇謹撰。」

董素皇其人，係天上的真人，據元·劉道明《武當福地總真集·卷下》頁十七所列與武當相關之神祇云：「上清天機都承旨神應元惠真君姓董名素皇；天至真，莫究其旨，輔相玄帝，開教濟物，位太清西王左上卿。」陳公註《太上說玄天大聖真武本傳神咒妙經》卷一頁三云：「董真君《實錄》」，而同書卷二頁二十二陳公註語引《降筆實錄》，所引係《玄天上帝啟聖錄·卷一·五龍捧聖》頁八之文；由此可見董素皇為天上之真人，輔玄武以濟民者，董氏《玄天上帝啟聖錄》，乃是託名真人董素皇降筆所撰

成之書，所以又稱《降筆實錄》、《實錄》。又，陳公註《太上說玄天大聖真武本傳神咒妙經》卷一頁四云：

「今者又自天降《玄帝實錄》一本下凡，因襄陽紫虛壇班長張明道出示蔣人玉虎刊印於世矣。仰知玄帝聖神之事固未易知哉！所編撰者，迺太真西王左上卿上清天機都承旨神應元惠真君飛霞靈光真人中黃先生，臣董素皇所編集成。上元九天掌籍玉堂學士充下元水府轉運使兼九地提點刑獄公事上仙元皇君張亞為之敘焉。末紀曰：『時在上天延康七劫無上大羅天開化十三年，下世大宋孝宗淳熙十一年，係中上元甲子內歲次甲辰正月辛卯朔十五日乙巳。』」

同書卷六頁二十七陳注云：

「玉虛師相真武實錄，大羅天上清七寶紫微宮天機都承旨神應元惠真君編，降授道士張明道。」

據陳公註，則知《玄天上帝啟聖錄》一書，乃是孝宗朝襄陽紫虛壇張明道以扶鸞方式，託名真人董素皇降筆所撰成者。又，宋朝自太祖建隆元年（960年）開國，至南宋孝宗淳熙十一年（1184年），共計二百二十四年，將近四個甲子（一甲子六十年）；和《啟聖錄》文中所言「玄帝自宋啟運以來，下世福佐社稷，今將四甲子矣」相符；則《玄天上帝啟聖錄》一書，當為南宋孝宗時人託名董素皇於淳熙十一年間所撰成者無疑。

又，該書卷一頁五〈童真內鍊〉一節末之按語（較本文低一格書寫）云：「按《總真集》云：武當黑虎大神，乃北方天一之所化……」，所引文字為元·劉道明集《武當福地總真集》卷中頁十四，據此則此書中較本文低一格書寫之註語按語，當是元末明世之人所撰，與本文為不同撰者。

又，《玄天上帝啟聖錄》卷八文末〈敘功賜銜〉所載者為皇帝對真武、龜蛇二將之封詔，以及御製讚文，而未明言係何帝所下詔；經與元初劉道明《武當福地總真集》卷下第十五頁〈宋仁宗讚入內堂寶應閣天關地軸封號冊寶〉<sup>7</sup>相比對，文字相同，則知《玄天上帝啟聖錄》書末所附者，乃宋

7 《正統道藏·洞神部·記傳類·不字號》，新文豐刊本第三十三冊二五頁下。

仁宗嘉祐二年二月（西元一〇五七年）詔封之文。也因此可間接證明《玄天上帝啟聖錄》此書係沿襲宋庠《真武啟聖記》而來。在北宋仁宗時，宋庠奉仁宗詔敕為真武立傳，文末附皇帝對真武之封詔，當然僅書皇帝敕文，不必書寫何帝，更不可能稱其為仁宗（廟號）；南宋所撰《玄天上帝啟聖錄》襲而未查，亦不書明何帝之封詔，自然讓後人無法了解是何帝所詔。

綜結來說《玄天上帝啟聖錄》所載事蹟，其年代可辨識者，都在仁宗朝前，而於仁朝之感應事蹟獨多，且書末附仁宗讚文詔封而不言及帝號，這些都可說明此書應是沿承北宋仁宗朝，宋庠（996--1066年）奉旨所編《真武啟聖記》而來<sup>8</sup>。而仁宗之所以命宋庠編撰《真武啟聖記》，大概也有仿倣其父真宗命王欽若撰寫《翊聖保德真君傳》的意味在。至於現今《玄天上帝啟聖錄》仍在，而《真武啟聖記》亡佚，則殆因《玄天上帝啟聖錄》係假借降真所編，較易為真武信徒所接受的原故。

由《玄天上帝啟聖錄》所載仁宗靈應事蹟獨多，可以看出真武信仰在當時已達極盛。再者，宋仁宗對真武之封號，竟然長達八十三字，並且封及龜蛇，加以塑成人格化之神祇，見下述；這些也都可以看出仁宗對真武的極度崇信。

後來到了北宋末徽宗朝，據元·趙道一《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卷五十三·林靈蘊》<sup>9</sup>所載，徽宗寵信道士林靈蘊，於政和年間修建佑聖殿時，曾感得真武及龜蛇現身，徽宗為畫真容。徽宗且於大觀二年（1108年）三月辛亥朔二十四甲戌所頒冊文，加封真武為：佑聖真武靈應真君（說見下）。而《宋史·卷六十七·五行志五》，載真武於徽宗宣和四年，地震時出現示警，文云：

「宣和四年，北方用兵，雄州地大震，玄武見於州之正寢，有龜大如錢，蛇若朱漆筋，相逐而行。宣撫使焚香再拜，以銀奩貯二物，俄俱死。」

以上是北宋諸帝崇奉真武之情形。再者，近人陳垣撰《陳援安先生全集·第四冊·道家金石略二》載錄了數則北宋時人之碑記，如〈一二五·元始天尊說北方真武經〉係北宋·哲宗元符二年（西元1099年）所刊經

8 宋庠編《真武啟聖記》一書，見《大嶽太和山志·第二篇末·四天帝·豐乾天帝》下註語。宋庠編《真武啟聖記》此書今佚。

9 《正統道藏·洞真部·記傳類·潛字號》，新文豐刊本第八冊。



文；而〈一三〇·米芾真君題字〉則為米芾於徽宗崇寧四年（1105年）所題的「真武靈應真君」等字。另有宋仁宗景祐元年所刊〈〇六一·重修真君觀記〉、〈〇六七·真君殿記〉、神宗熙寧八年〈〇九四·真君觀題名〉等，由於僅題為「真君」而未具名諱，「真君」係泛稱，未必即真武，因而難以確定是否即為真武，姑列此。

南宋諸帝大抵沿襲北宋之奉祀。宋·洪邁《夷堅志·卷三十六·佑聖觀夢》曾述南宋孝宗在未即帝位時曾為之建佑聖觀，並常加以祈禱：

「趙粹中為吏部侍郎，出至廳上，大門忽開，吏報客通謁，身長七尺，著道士羽服，形容端嚴，視其刺字曰『北方鎮天真武靈（疑脫「佑」字）真君』。趙奉神素謹，肅然起敬，趨下迎揖，不敢以主體自居，神固請趙東向坐，曰：『侍郎是主人，今日之事，公為政，毋用謙辭。』遂就席，跼蹐而寤。是時孝宗於潛邸王宮創建佑聖觀，以答在藩禱祈感驗之貺，明日降旨，差趙為奉安聖像使。乃悟夢語」

近人陳垣撰《陳援安先生全集·第四冊·道家金石略二》<sup>10</sup>載錄了許多南宋時所立的碑文，如該書〈二〇一·真武聖像記〉所載碑文係南宋孝宗乾道六年（1170年）所刻，〈二〇三·鹽官鎮重修真武殿記〉係乾道八年所記，〈二一五·真武像題刻〉係南宋寧宗慶元二年（西元1196年）所刻，〈二二三·大雄真聖像〉係宋寧宗嘉定己巳（嘉定二年，西元1209年）所立石，〈二五一·紫霞觀鎮蛟符石刻〉係宋理宗紹定二年（西元1229年）所刻；而〈二六五·御書真武像贊〉，則是南宗理宗淳祐十二年（西元1252年）所親自撰寫之讚文。今錄之於下：

陳垣《陳援安先生全集·第四冊·道家金石略二·二六五·御書真武像贊》：

「於赫真武，啟聖均陽，克相炎宋，寵綏四方，累朝欽奉，顯號徽章，其右我宋社，萬億無疆。（有丙午御書二印）。

北極佑聖、助順真武、靈（下闕，疑闕去「應真君」等字），太陰化生，水□□□；虛危上應，龜蛇□□。周行六合，威攝□□。無幽不察，無願□成。劫終劫始，剪□□□，救護群品，家□□□，數終末甲，妖□

10 台北新文豐出版公司一九九三年九月出版，共十六冊。

流行。上帝有敕，吾□降靈，闡揚正法，蕩□□兵；化育黎兆，協□中興。敢有小鬼，欲來現形，吾目一視，五嶽推傾。急急如律令。

淳祐十二年歲次壬子，正月元日立於金地山聖烈行宮，□□□刻石。（在畫像之左）」（《兩浙金石志》卷十二）

在南宋世，不僅留下來上述多篇碑記，南宋李昌齡《太上感應篇注》三十卷，其中所言及的靈驗神祇，亦以真武居多。又，由南宋孝宗親為真武立廟，理宗為之撰讚文看來，可以看出真武信仰，終南宋之世，依然盛行不替。

### 乙、元代帝王之崇信真武與元代真武之靈應事蹟

元代由於興起於中國的北方，和真武的方位相符，而真武為北方之守護神，所以元人對真武也特別崇敬。元世祖即位的第十年（至元六年）十二月，在都城城西祭金水神時，出現了蛇，隔日出現了龜，朝廷及臣民皆以為是祥瑞，皇后因而出資在城西建昭應宮以祠真武。當時許多朝臣，撰文記其靈異；這些碑記有多篇保留於《玄天上帝啟聖靈異錄》一書中。其中元·徐世隆《元創建真武廟靈異記》云：

「皇帝踐祚之十年，奠新大邑於燕，落成有日矣，是歲冬十二月庚寅，有神蛇見於城西高粱河水中，其色青，首耀金彩，觀者驚異，槃香延召，蜿蜒就享而去；翼日辛卯，復有靈龜出遊，背紋金錯，祥光絢爛，回旋者久之。……既而事傳禁掖，皇后遣中使詢於眾，咸以為玄武神應。於是有旨以明年（至年七年）二月甲戌，即（龜蛇）所現之地，構祠焉，昭靈貺也。謹按《文耀鉤》云：『北宮黑帝，其精玄武』，實北方之神也。我國家肇基朔方，盛德在水，今天子觀四方之極，建邦設都，屬水行方盛之月，而神適降，所以延洪休，昌景命，開萬世太平之業者，此其兆歟！嗚呼！廟既新矣，神其蒞止。自茲已往，俾雨暘時若，年穀屢豐，躋民仁壽之域，實我聖后輔佐聖天子，敬恭神明之意也。世隆承乏文職，獲睹茲瑞，敢跡其實，為之記云。至元七年二月 日。」（見《玄天上帝啟聖靈異錄》，收入於《正統道藏·洞神部·記傳類·流字號》）

元朝除元世祖皇后在首都城西建昭應宮祠真武，臣下撰碑記外；元成宗大德、仁宗延祐、元晉宗泰定年間，均曾分別撰文頌揚並追加封詔（見《玄天上帝啟聖靈異錄》）。而《玄天上帝啟聖靈異錄》末附元仁宗朝張與

材、吳全節、趙孟頫、鮑思義等人為張洞淵書所撰的《啟聖嘉慶圖序》，由其文字間，都可以看出元朝歷代帝王及人民對玄武信仰極深。今錄張與材之序文於下：

「玄天以水德鎮北方，有國家者實嘉賴之；而飄旂所臨，武當為最顯，其翊運之功，育物之德，昭乎古今，迨非《啟聖》諸記所能歷數也。逮於皇元，肇基朔方，德運同符，天人胥契。故於剋定立功之始，窮冬沍寒之時，而示現金水，誕開禎祥；其兆靈邦家，類匪前聞所得同也。而未有以傳。山之真慶宮提點張洞淵，因金水新事，發《啟聖》舊編，集而為《嘉慶圖》，圖釋以文，得梓鋟以行世，將以上揚鴻業，光昭神庥，雖圖不盡事，事不盡傳，而得著夫天運攸歸之符，方配玄天於無疆，則此圖之傳，非獨為斯道幸也。時皇慶壬子（元仁宗年號，西元一三一二年）夏五，嗣天師張與材書於大都之崇真方丈。」（見《玄天上帝啟聖靈異錄》；《正統道藏·洞神部·記傳類·流字號》）

再者，近人陳垣撰《陳援安先生全集·第六、七冊·道家金石略四、五》載錄了許多元時所立的碑文，如該書〈四三一·杭州祐聖觀記〉載元成宗大德五年（西元1301年）戴表元之記文，〈四四三·四聖延祥觀碑銘〉載大德九年重修四聖殿，〈四四六·佑聖觀重建玄武殿碑〉為大德九年所建碑，〈四六三·上真殿記〉係元仁宗延祐四年（1317年）所立碑，〈四六四·佑聖觀捐施題名記〉為延祐四年所刊，〈七四八·敕封真武詔書碑〉係大德八年皇帝所頒的詔書，〈七五八·竹溪道院真武祠記〉撰於元武宗至大二年（1309年），〈七七三·徐州呂梁鎮慶真觀玄武□□□□〉為元仁宗皇慶二年（1313年）所撰，〈七八一·涿州新修真武廟碑〉為元仁宗延祐七年（1320年）所立，〈八二九·武當山靈應萬壽宮聖旨碑〉為元順帝至元三年（西元1337年）所頒聖旨。上述碑記，有的是皇帝詔書，而大多數則是官方或民眾聚資修建真武廟，由文人將其事蹟撰文刊於石碑上。

由於真武位居北方，和興起於北方而入主中國的元朝相符，所以元祚雖僅有短短的九十年左右，而元帝中，成宗、仁宗、晉宗都曾多次下詔讚頌真武靈應功德，如《玄天上帝啟聖靈異錄》所見者是；文人則或為真武編傳作記，或作碑記及序文，如元初劉道明《武當福地總真集》、如佚名

撰《玄天上帝啟聖靈異錄》。這些都說明了由宋入元，真武信仰，並不因異族統治而衰替，相反的，依然是興盛不墜。

### 丙、載籍所見明代帝王之崇信真武與明代真武之靈應事蹟

到了明世，由於明成祖起兵靖難時，曾仿倣真武披髮、跣足、身著甲冑之形貌，祈求真武加被。所以明成祖即位後，對真武極為崇敬，派大量軍民修建武當山真武宮觀。明·高岱《鴻猷錄》卷七敘明成祖起兵時說：

「(帝)屢問姚廣孝師期，姚言未可。至舉兵先一日，曰：『明日午召天兵應可也。』及期，眾見空中兵甲，其師玄武像也。成祖即披髮仗劍應之。」

明成祖假借真武下凡，神兵佐助，用以奪國成功；對於這事，明成祖自己也並不避諱。明成祖永樂十年，敕虛玄子孫碧雲命審度武當，重建宮觀之詔云：

「敕右正一虛玄子孫碧雲

朕仰惟皇考太祖高皇帝、皇妣孝慈高皇后，劬勞大恩，如天如地，惓惓夙夜，欲報未能。重惟奉天靖難之初，北極真武玄帝，顯彰聖靈，始終佑助，感應之妙，難盡形容；懷報之心，孜孜未已。又以天下之大，生齒之繁，欲為祈福於天，使得咸臻康遂，同樂太平。朕聞武當紫霄宮、五龍宮、南巖宮道場，皆真武顯聖之靈境。今欲重建以伸報本祈福之誠。爾往審度其地，相其廣狹，定其規制，悉以來聞，朕將卜日營建。其體朕至懷，故敕。永樂十年三月初六日。」(《大嶽太和山志·誥副墨第一篇·卷之第二·大明詔誥》)

明成祖在永樂十三年八月十三日所立的《御製真武廟碑》中說：

「朕惟凡有功德於國者，無間於幽冥，必有酬報之典；天人之際，理一無二。惟北極玄天上帝真武之神，其有功德於我國家者，大矣。昔朕皇

考太祖高皇帝，乘運龍飛，平定天下，雖文武之臣，克協謀佐，實神有以相之。肆朕肅靖內難，雖亦文武不二心之臣，疏附先後奔走禦侮，而神之陰翊默贊，掌握樞機，幹運洪化，擊電鞭霆，風驅雲駛，陟降左右，流動揮霍，濯濯洋洋，繽繽紛紛，翕歛恍惚，跡尤顯著。神用天休，莫能紀極。」

（見《大明玄天上帝瑞應圖錄》末附，收入於《正統道藏·洞神部·記傳類·流字號》）。

明成祖於永樂十六年十二月初三日所撰《御製大嶽太和山道宮之碑》亦云：「朕皇考太祖高皇帝以一旅定天下，神陰翊顯佑，靈明赫奕。肆朕起義兵靖內難，神輔相左右，風行霆擊，其蹟甚著。暨即位之初，茂錫景貺，益加炫耀。」（見《大明玄天上帝瑞應圖錄》，收入於《正統道藏·洞神部·記傳類·流字號》）

成祖詔敕及兩篇御製碑文，都一再談到成祖起義兵靖內難時，真武輔助情形，所謂「陰翊默贊，掌握樞機，幹運洪化，擊電鞭霆，風驅雲駛，陟降左右，流動揮霍，濯濯洋洋，繽繽紛紛，翕歛恍惚，跡尤顯著。」可見成祖假借真武神兵暗助以謀國，是史實而非謠傳。又，從成祖御撰碑記中，可知明代自太祖起，即已開始信奉。

由於真武對成祖有翊贊之功，成祖自然盡心奉祀。今《正統道藏·洞神部·記傳類·流字號》收錄有《大明玄天上帝瑞應圖錄》一卷，內載明成祖永樂十六年十二月初三日所立的《御製大嶽太和山道宮之碑》、永樂十一年十月十八日之《聖旨》；以及自永樂三年至永樂十一年，陸續所下命令修建宮觀及任命張宇清等為住持之敕命。該書並載錄臣下修建武當宮觀時所呈上之祥瑞及真武感應現形等諸圖，屬瑞應圖錄。其末又有明成祖於永樂十三年八月十三日所立的《御製真武廟碑》。這些都可以看出明成祖對真武大帝的崇敬與感恩。而《大明玄天上帝瑞應圖錄·黃榜榮輝》說：

「國朝敕命隆平侯張信、駙馬都尉沐昕，統率軍夫二十餘萬，敕建武當山宮觀。聖諭詳明具載黃榜。永樂十年秋九月庚子之吉興工。首以黃榜揭於玄天玉虛宮前通衢之上，覆以巍亭，護以雕檻，丹漆絢耀，照映山林。使凡官員軍民過於亭下，莫不肅敬，伏睹敕諭。」（《正統道藏·洞神部·記傳類·流字號》）

成祖於永樂十年秋九月命隆平侯張信及駙馬都尉沐昕，率領二十萬軍夫，在武當山建構真武宮觀，至永樂十一年八月十九日才蓋好大頂銅殿，動員之眾，規模之大，可見一斑。後來又在北京建真武廟，方便祭拜，廟成，成祖於永樂十三年八月十三日的《御製真武廟碑》說該廟「崇殿脩廡，締構維新，亢爽高明，規模弘邃。」

除太祖、成祖外，明代諸帝大都奉祀真武，對之崇敬有加。《明史·卷五十·禮四·諸神祠·北極佑聖真君》曾載太祖洪武元年（西元一三六八年）至孝宗弘治元年（西元一四八八年）間，尚書周洪謨奏言明世諸帝信奉真武情形說：

「國朝御制碑謂，太祖平定天下，陰佑為多，嘗建廟南京崇祀。及太宗靖難，以神有顯相功，又於京城艮隅（東北角）并武當山重建廟宇。兩京歲時朔望各遣官致祭，而武當山又專官督祀事。憲宗嘗範金為像。今請止遵洪武間例，每年三月三日、九月九日用素羞，遣太常官致祭，餘皆停免。」

孝宗弘治元年雖然有周洪謨等奏言，減損武當山之祭祀，但據夏燮《明通鑑》卷三十六說：

「上登極，詔書已罷四方額外貢獻，而提點武當山中官復貢黃精、梅、筍、茶諸物。武當山道士先止四百，至是倍之，所度道童又倍之，咸衣食於官，月給油腊、香楮及洒掃夫役以千計。」

上述明孝宗時武當山的道士由四百擴至八百，道童數目為一千六百，而洒掃的夫役有千餘人，可以說得上是天下第一大道觀了。又，《大嶽太和山志·誥副墨第一篇·卷之第二·大明詔誥》列述了明太祖、成祖、宣宗、英宗、景帝、憲宗、孝宗等帝，賜與武當山道士及道觀相關之詔書、御製讚文、碑文、祝文等等，其中詳細列載了憲宗成化年間及孝宗弘治年間，多次所送至武當之銅範鍍金神像、供器、供桌等物甚多，據該書所載成化十九年九月初八日「敕御用監太監陳喜，今命爾管領黃船并馬快船隻，

送真武聖像一堂前去大嶽太和山興聖五龍宮奉安」，則知由朝中至武當所用的運輸工具為黃桅快船；而據《萬曆野獲編》卷一說孝宗十四年「命御用太監王端齋玄武神像至武當山，用黃桅快船至八十餘。」可見所使用的船隻甚多。又，《先撥志始》卷上，載明武宗正德三年（1508年）太監劉謹請於都城朝陽門外作宮祀北極玄帝以延聖壽，宮成曰玄明宮，上親書額。這些都可以看出明代諸帝對真武之崇敬。又，近人陳垣撰《陳援安先生全集·第八冊·道家金石略六》載錄了許多明時所立的碑文，如該書載明成祖永樂十一年所刊〈0二四·大岳太和山聖旨碑〉，永樂十三年〈0二五·御製真武廟碑〉，永樂十六年〈0二六·御製大岳太和山道宮之碑〉，永樂二十一年所立〈0二七·重修真武廟像記〉，明英宗正統九年所立〈0三四·真慶觀興造記〉，明憲宗成化七年的〈0四五·塑裝真武像記〉，明孝宗弘治十四年所立〈0五五·重修佑聖觀記〉，明武宗正德七年所撰〈0五八·真武廟新建三官廟記〉，明世宗嘉靖七年〈0六二·重修真武三官像記〉，嘉靖十三年〈0六五·十代靖江王供奉玄帝記〉，嘉靖三十一年〈0八〇·重修容縣武當宮碑文〉，嘉靖三十一年〈0八一·蕩魔天尊像〉，明神宗萬曆三十七年〈0九七·重修真武廟碑記〉，明萬曆四十四年〈0九八·重建真武行宮暨觀音大士殿碑〉，明萬曆四十八年〈一〇〇·重修武當宮記〉、明熹宗天啟四年〈一〇四·武當宮重建三殿小石記〉等，皆是明代所立與真武有關之碑石，大都是修建廟後，載述真武功德，敘其靈應等事。其中嘉靖三十一年所立碑像〈0八一·蕩魔天尊像〉，其形製為上文下像，文中將真武稱為蕩魔天尊，較為特殊，今錄其文字於下：

「聖號：

混元六天傳法教主，修真悟道，濟度群迷，普為眾生，消除災障，八十二化，三教祖師，大慈大悲，救苦救難，三元都總管，九天游奕使左天罡北極右垣大將軍，鎮天助順真武靈應福德衍慶仁慈正烈協運真君，治世福神玉虛師相玄天上帝金闕化身蕩魔天尊。

大明嘉靖三十一年歲次壬子秋八月吉日」

明代真武的信仰，可以說已達到君民共奉的地步，真武的信仰可說發展到了極致。

到了清代，雖信奉喇嘛教，但對真武神，依舊崇敬，並列入祀典。近人許道齡《玄武之起源及其蛻變考》云：「順治八年，定致祭真武之禮，每年遇萬壽聖節，遣官致祭北極佑聖君於地安門外日中坊之顯佑宮。其祝辭曰：『維某年月日，皇帝遣某官某，致祭於真武之神曰：茲朕誕辰，惟神永遠默佑，僅以茶果之儀致祭，尚饗。』」<sup>11</sup>。帝王如此，清代民間對真武的信仰，也是依然維持不墜。

#### 丁、宋以下歷代帝王對玄天上帝之封詔

歷代帝王對真武之封號，最早者始自北宋真宗，其後對真武之封號，不僅施及其腳下的龜蛇，亦封及真武之父母（聖父聖母）。並把真武腳下之龜蛇加以人格化為二將，一同奉祀。據元·劉道明《武當福地總真集·卷下》及《真武靈應真君增上佑聖尊號冊文》、《玄天上帝啟聖靈異錄》等書所載，宋元二代諸帝對玄帝均曾追加封號。北宋·真宗天禧二年（1018年）七月七日御筆手詔加封真武將軍為：鎮天真武靈應佑聖真君，其後追贈封號，字數越來越多。元·劉道明《武當福地總真集·卷下·宋封聖號》云：

「宋真宗皇帝加上真武將軍聖號，御筆手詔敕中書門下：『朕伏以丕顯聰明，聿求孚佑，旌貴殊號，率循舊章。恭惟真武之靈，茂著陰方之位，妙功不測，沖用潛通。尹京邑之上腴，有龜蛇之見象；允升地寶，愍湧神泉，自然清冷，飲之甘美。資中國之利澤，奏民疾以蠲除。倍慶濟時，虔思報德，就其勝壤，建以珍祠，既修奉於威容，合登隆於稱讚。爰稽懿實，永耀鴻禎。真武將軍宜加號曰：「鎮天真武靈應佑聖真君」。當體寅恭，咸從布告，故茲詔示，想宜知悉。天禧二年七月七日。』」（《正統道藏·洞神部·記傳類·不字號》，新文豐刊本第三十三冊二四頁）

以上是真宗時的封號；至北宋·仁宗嘉祐二年（1056年）二月旦日，封真武為「定國無礙、慈悲家政、殿授上銜、玄初鼎運、上清三元都部署、九天遊奕大將軍、左天罡、北極右垣、鎮天真武靈應真君、奉先正化、寂照圓明、莊嚴寶淨、齊天護國、安民長生、感應福神、智德孝睿、文武定亂、聖功慈悲天侯」。並封贈真武屬下之赤蛇、玄龜二部將。其中赤蛇稱

11 許道齡《玄武之起源及其蛻變》，載1947年12月《史學集刊》第5集。又見於呂宗力、樂保群編《中國民間諸神·上冊·乙編·玄武》附錄引，該書頁91；1991年10月台灣學生書局印行。



為「天關火之精」，加封為「同德佑理、至惠誠重，感慈普濟、陽辯武聖、右正侍雲騎、護國保靜、輔肅守玄、太一天大將軍」，其人格化之造型為「真相赤蛇，變相青面、三目、金甲、兜鍪」。而玄龜稱為「地軸水之精」，加封為「同德佐理、至應大道、顯明武濟、陰盛翊聖、左正侍雲騎、護國保寧、輔肅玄初、太一天大將軍」，其人格化之造型為「真相玄龜，變相黑體、金甲、兜鍪」。

仁宗之封詔，見載於《玄天上帝啟聖錄》及元·劉道明《武當福地總真集·卷下》。《玄天上帝啟聖錄》未明言何帝封詔，據劉道明《武當福地總真集·卷下》知其為仁宗皇帝。又，劉氏所錄之文較短，僅錄龜蛇之封詔。兩者可以相互補足。今分別錄之於下：

《玄天上帝啟聖錄·卷八·敘功賜銜》第二十三頁云：

「敕寶應閣，惟神陰相，克示顯靈，宜可敘功，特賜真武永充：『定國無礙、慈悲家政、殿授上銜、玄初鼎運、上清三元都部署、九天遊奕大將軍、左天罡、北極右垣、鎮天真武靈應真君、奉先正化、寂照圓明、莊嚴寶淨、齊天護國、安民長生、感應福神、智德孝睿、文武定亂、聖功慈慧天侯』。

水之精，贈『同德佐理、至應大道、顯明武濟、陰盛翊聖、左正侍雲騎、護國保寧、輔肅玄初、太一天大將軍』。

火之精，贈『同德佑理、至惠誠重、感慈普濟、陽辯武聖、右正侍雲騎、護國保靜、輔肅守玄、太一天大將軍』。

封贈如前，奉御製讚入閣，謚為策寶：『萬物之祖，盛德可委；精貫玄天，靈光有煒。興益之宗，保合大同；香火瞻敬，五福攸從。』」（《正統道藏·洞神部·記傳類·流字號》，新文豐刊本第三十二冊八一〇頁下八一頁上）

元·劉道明《武當福地總真集·卷下》第十五頁云：

「宋仁宗讚入內堂寶應閣天關地軸封號冊寶：『萬物之祖，盛德可委；精貫玄天，靈光有煒。興益之宗，保合大同；香火瞻敬，五福攸從。』

天關火之精，贈『同德佐理、至誠重感、慈明普濟、陽辯武聖、右正侍雲騎、護國保靜、輔肅守玄、太一大將軍』。真相赤蛇，變相青面、三目、金甲、兜鍪。

地軸水之精，贈『同德佐理、至應大道、顯明武濟、陰盛翊聖、左正侍雲騎、護國保寧、輔肅玄初、太一大將軍』。真相玄龜，變相黑體、金甲、兜鍪。

右封贈如前。嘉祐二年二月旦日，門下奉命。」(《正統道藏·洞神部·記傳類·不字號》，新文豐刊本第三十三冊二五頁下)

在上引中，宋仁宗對真武之封號，竟然長達八十三字，並且封及龜蛇，加以塑成人格化之神祇，仁宗對真武崇信，可見一斑。到了北宋·徽宗大觀二年(西元1108年)三月辛亥朔二十四甲戌所頒冊文，加封真武為：「佑聖真武靈應真君」。宋徽宗《真武靈應真君增上佑聖尊號冊文》云：

「維大觀二年，歲次戊子三月辛亥朔二十四日甲戌，皇帝謹再拜言曰：惟皇上帝孚佑下民，統鎮北方，有大神將至真示化，緣感而通，盛德陰功，萬邦永賴。恭惟真武靈應真君，應虛危之次，合龜蛇之形，道德妙於難名，威靈攝於萬有。周行六合，洞察無形，祚善刑淫，庇護群品。國家誕膺寶命，百五十年，肆及眇躬，嗣承丕緒，欲無不獲，為無不成，神人底寧，海寓掙謐，妖孽不作，嘉祥荐臻，太平之休，厥為熙盛，非神茂迪，曷濟登茲，宜進徽稱，式示昭答。謹遣朝散郎試吏部尚書兼侍讀、實錄修撰、賜紫金魚袋余深，奉冊增上尊號曰『佑聖真武靈應真君』。夫惟秉錄實典，神天作民，恭先其在隆禮，情著於內，備文以行，尚冀眷昭，俯垂貺祉。謹言。」(《正統道藏·洞神部·譜錄類·孝字號》，新文豐刊本第三十冊二七一頁)

北宋徽宗之後，欽宗靖康元年，加封為「佑聖助順真武靈應真君」。《文獻通考·郊社考·二三》云：

「欽宗靖康元年，詔：『佑聖真武靈應真君，加號佑聖助順真武靈應真君。』」

以上是北宋諸帝對真武大帝所追加的封號。南宋時，寧宗嘉定二年（西元 1209 年）十一月十四日加封為：北極佑聖助順真武靈應福德真君。元·劉道明《武當福地總真集·卷下》第十三頁云：

「宋嘉定二年十一月十四日崇封誥詞，『敕仰止層霄，巍乎北極；瞻百神之環衛，有玄武之尊嚴。顧像設之已崇，而號名之未備。肇稱緝典，以介蕃釐。北極佑聖助順真武靈應真君，天之貴神，國之明祀。威靈在上，常如對於衣冠；光景動人，遂莫逢於魑魅。赫然祥異，著於見聞。在天禧時，瑞表醴泉之觀，若熙寧日事傳大順之城。祖宗相繼禮文有加，祠官迺初於阜陵，扁榜爰新於佑聖。肆朕尤嚴於祭報，而神每監於禱祈。載惟肸鬻之孚，曾靡窈冥之間。福詒沖眇，將垂萬世之子孫；德及高深，溥洽四方之黎庶。誕揚盛美，庸侈徽稱。金闕玉京，密增於神筴；雲車風馬，永鎮於人寰。尚冀宴娛，適觀薦饗。可特封：「北極佑聖助順真武靈應福德真君」奉敕如右，牒到奉行。』」（《正統道藏·洞神部·記傳類·不字號》，新文豐刊本第三十三冊二四頁下）

南宋·理宗寶祐五年（西元 1257 年）二月，加封為：北極佑聖助順真武福德衍慶仁濟正烈真君。元·劉道明《武當福地總真集·卷下》第十四頁云：

「宋寶祐五年二月崇封誥詞。『敕北極惟尊，玄武允謂；穹崇南面，雖主百神，必嚴寅奉。既陰受護持之貺，宜顯嘉旌賁之儀，申衍榮章，用昭敬事。北極佑聖助順真武靈應福德衍慶真君，道周六合，威攝萬靈；鍾元黃一氣之真，陰功有賴；握坎離二精之妙，神化無邊。以茲蕩邪而辟功，莫匪救民而護國。惟我朝之累聖，殫至敬之一心。在真廟、仁廟，則表靈應而彰感通。在孝皇、寧皇，則奉佑聖而崇福德。迨予眇沖，固當增衍慶之封，嘉爾聰明。亦既述均陽之讚，肸鬻冥冥而默應，威靈赫赫以旁昭。無願不成，錫庶民之福祉；何幽弗察，清四海之妖氛。凡同普率之間，均在包含之內。惟仁則所濟之博，惟正則丕烈之洪。強贊上真，難明至德。尚宏道蔭，永庇人寰。可特封：「北極佑聖助順真武福德衍慶仁濟正烈真君」。奉敕如右，牒到奉行。』」（《正統道藏·洞神部·記傳類·不字號》，新文豐刊本第三十三冊二五頁上）

以上是宋代對玄天上帝所封贈名號的情形。元代諸帝對玄帝所加贈之封號，較早見者為元成宗大德八年（西元 1304 年）三月，加封為：玄天元聖仁威上帝。《玄天上帝啟聖靈異錄·元加封詔》云：

「上天眷命，皇帝聖旨。武當福地，久屬職方，靈應玄天，宜崇封典，睠言真武，昔護先朝，定都人馬之宮，嘗見龜蛇之瑞，雖昭應已修於明祀，而仙源未表於徽稱。爰命奉常，議行褒禮。謂元者，善之長；聖德合於一元，聖則化而神；元功同於三聖，拯濟民生而仁周宇宙；廓清世運而威暢風霆。訂鴻名而既嘉，宣寵光而何忝？於戲！天道主宰謂之帝，四字庸鎮於山川；帝室眷命受於天，萬年永安乎宗社；思皇多祉，祐我無疆，特加號曰：『玄天元聖仁威上帝』。主者施行。」（《正統道藏·洞神部·記傳類·流字號》，新文豐刊本第三十二冊八三〇頁下）

元仁宗延祐元年（西元 1314 年）九月加封玄武之父為：啟聖元隆慶天君明真大帝；其母為：慈寧玉德天后瓊真上仙。元祐元年月並加封武當山天一真慶萬壽宮住持張守清為「體玄妙應太和真人」。《玄天上帝啟聖靈異錄·元加封詔》云：

「上天眷命，皇帝聖旨。朕聞越有貴神，是為玄帝；發祥大國，學道名山。位鎮北方，開皇家之景運；威加海內，殄庶域之妖氛。既昭服於純釐，宜推尊於聖父。元包有極，所以融一炁之胚胎；慶衍真源，所以綏萬年之祉祿。庸加美號，用答殊休。聖父淨樂天君明真大帝，可加封『啟元隆慶天君明真大帝』主者施行。延祐元年九月 日

上天眷命，皇帝聖旨。昔有上仙，降生玄帝。一炁難名其妙用，萬方咸仰其英威。睟宇天臨，顧洋洋而如在；祥光日耀，信赫赫以長存。昌期既協於剖符，大號宜加於鏤牒。著母儀之特盛，配父道之常尊。聖躬有賴於擁全，慈仁允洽；帝祚益期於昌熾，福祿來仍。聖母善勝天后瓊真上仙，可加封『慈寧玉德天后瓊真上仙』。主者施行。延祐元年九月 日」（《正統道藏·洞神部·記傳類·流字號》，新文豐刊本第三十二冊八三〇頁）

以上是元仁宗延祐年間對真武的封號，至元·晉宗泰定二年（西元一三二五年）十二月，詔封真武手下之玄龜（水）、赤蛇（火）二將；其中玄龜（水）加封為：「靈濟將軍」；赤蛇加封為：「靈耀將軍」。《玄天上帝啟聖靈異錄·元加封詔》云：

「上天眷命，皇帝聖旨。建用皇極，以協雨暘；敬重明神，而消旱暵；感通一理也。惟爾水神，原於道家之說。於昭地軸之名，克相予守土之臣，傷農閔雨，使年穀以順成，其靈赫然。於戲！靡神不舉，用追跡於先王；依人而行，尚睠懷於下土。可封『靈濟將軍』。主者施行。泰定二年十二月 日」

「上天眷命，皇帝聖旨。咸秩無文，異於災旱，寰輟有規，一典也。惟爾火神，原於道家之說，式著天關之名。克相予守土之臣，傷農閔雨，使年穀以順成，厥靈赫然。於戲！二氣良能，以至誠而有感；百神受職，宜定功以行封。可封『靈耀將軍』。主者施行。泰定二年十二月 日」（《正統道藏·洞神部·記傳類·流字號》，新文豐刊本第三十二冊八三一頁）

以上是宋元諸帝常對真武加以封詔。到了明代，諸帝對真武的信奉，雖較諸宋、元朝有過之而無不及為；然而對真武之封詔，則少見之記載；也許鑑於宋元以來，對真武的封詔已過多過長，不宜再有所增；也許是在明代諸帝的心中，真武地位愈來愈高崇，只宜撰寫感謝的文字，不宜以封詔來表達，所以未再封贈。但代普遍稱之為玄天上帝，而明人所立碑文，更稱之為「玄天上帝天上帝金闕化身蕩魔天尊」<sup>12</sup>又，明·盧中苓編《北帝伏魔經法建壇儀·法事·白敘壇文》第三、四頁云：

「具位臣某，誠惶誠恐，稽首頓首再拜，謹爇真香，恭伸奏啟：虛无自然至真妙道元始天尊、上清真境玉晨道君靈寶天尊、太清仙境太上老君道德天尊、無上大羅昊天至尊玉皇上帝、祖師太上紫微玉虛上靈上皇大帝、勾陳星宮南極太微天皇大帝、承天效法護國聖母后土皇地祇、神霄雷霆九

12 陳垣撰《陳援安先生全集·第八冊·道家金石略六》〈0八一·蕩魔天尊像〉所載真武「聖號：混元六天傳法教主，修真悟道，濟度群迷，普為眾生，消除災障，八十二化，三教祖師，大慈大悲，救苦救難，三元都總管，九天游奕使左天罡北極右垣大將軍，鎮天助順真武靈應福德衍慶仁慈正烈協運真君，治世福神玉虛師相玄天上帝金闕化身蕩魔天尊。大明嘉靖三十一年歲次壬子秋八月吉日。」

晨帝君、十方無極靈寶天尊、九天九炁生神帝君、度人三十二天帝君、五方五老梵炁天君、東華木公青童帝君、西靈金真祖母元君、五福十神、太乙真君、大羅諸天上帝、主法天蓬元帥真君蒼天上帝、主法天猷元帥真君丹天上帝、主法翊聖元帥真君皓天上帝、主法佑聖真君玄天上帝、主法中天大聖北斗九晨上道星君。」(《正統道藏·正乙部·聚字號》，台北新文豐刊本五十七冊七二六頁)

文中稱呼天蓬、天猷、翊聖、佑聖等四聖，皆以「上帝」稱之。真武之稱號為「主法佑聖真君玄天上帝」。玄天上帝一詞，應是明代君民對真武的一般性稱呼。

#### 戊、玄天上帝對日本的影響——日本密教化的玄天上帝

據宋時道典所載，北極玄天上帝及天蓬、天猷、黑殺等四神，原為北極紫微大帝的四將。北極紫微大帝有的道典中也簡稱北帝，唐世道典中，北帝原具有伏魔的神格；後來真武興起，伏魔的神格漸轉變到真武身上。

又，六朝至唐的佛典中，常把北極紫微大帝和佛教的北辰妙見菩薩相糅合為一。這種說法後來也流傳到日本東密。又，可能由於同屬「北極」的關係，日本更把有北極玄天上帝也混進東密的妙見菩薩信仰中。今略述於下：

中土將北極紫微大帝和佛教的北辰菩薩牽合為一者，始於東晉·佚名譯《七佛八菩薩所說大陀羅尼神咒經》卷二云：「我北辰菩薩名曰妙見。」北辰即北極，在道教為紫微大帝。《太上玄靈斗姆大聖元君本命延生心經》等道經說，北極為紫微大帝和天皇大帝二人所轄，其下為北斗七星君；紫微大帝和天皇大帝，以及北斗七星，都是斗姆紫光夫人所生，他們是兄弟也是君臣。道經中每將北極、北斗相混為一，如《太上玄靈北斗本命延生真經》說「望北極稽首禮拜，念本命真君名號」、「自認北極本命所屬星君」等即是如此<sup>13</sup>。佛教受道教北斗信仰的影響，沿襲了道教北極北斗相混的微妙關係，以此來談論妙見菩薩與北斗七星的關係及其信仰儀軌。於是東

13 道教北斗北極相混及其影響日本密教的情形，詳見筆者撰《太上玄靈北斗本命延生真經》一文，文刊四川聯合大學《宗教學研究》季刊，一九九七年第三期、四期。又詳見筆者《南北斗經今註今譯》〈太上玄靈北斗本命延生真經導讀〉，台北行天宮文教基金會一九九九年五月出版。

密典籍中，或說北斗、北極為一，或說北斗、北極為二，或說北極為北斗星中之外輔星；或說北辰為北斗之首，北斗為北辰妙見菩薩之眷屬等等，其說受道教影響者多。說見《白寶口抄》、《白寶抄·妙見雜集》等。今略舉其一於下：

《白寶口抄》卷百五十六「北斗法第二」：

「問：『北斗七星與北極同異如何？』答：『《翻經院北斗軌》云：『佛言：我今為末世薄福眾生故，說是北極七星供養護摩次第儀則。』又云：『先啟請日，至心奉啟北極七星。』是北極北斗同體也。……或云：『妙見者，則七星中第六星輔星即妙見也。七星中尊星，兄；妙見，弟也。水曜又云妙見也。』……又實繼座主口傳云：『妙見北辰只一法也；北斗法同之。妙見，諸星上首，北斗眷屬也。妙見法與北斗法開合不同也。合時名妙見，開時號北斗。』

妙見種種利益方便之時，顯七星也。故妙見持七星；是表其旨最祕事；譬如大日與四佛。又妙見雖上首，為北斗輔星事，互為主伴常事歟！」』」（《大正藏》圖像部七，二九九、三〇〇頁）

由文中「北極、北斗同體也」，可以看出，東密北極、北斗相混的情形極嚴重。東密不僅有雜混北極、北斗為一情形，其中還把紫微大帝當做妙見菩薩，有的甚且把真武和妙見混而為一的。

一九九六年八月間，筆者赴日本搜集密教及神社史料，曾獲得友人贈送日本紀州湯屋谷感應山靈現寺鎮座「太上真仙鎮宅靈符七十二神御尊影」，見附圖二；圖內中坐者，披髮、金甲、項有圓光，頭上有五黑點，右手仗劍，左手捧玉球，坐於龜蛇之上，兩旁各三十六靈符，合為七十二神符。日人將圖中的神祇，視為掌管北極的妙見菩薩。日人對此圖的理解為：頭上五黑點為五行；左手捧玉右手仗劍，象徵武將和財神；坐騎中之龜，為鎮宅，保陸上平安；蛇為龍，保佑海上安全。七十二道符代表真武七十二眷屬（部屬）。

其實此圖中坐者並非妙見菩薩，而是道教北極玄天大帝之像。宋以來所傳玄帝之形貌，即是金甲、披髮、仗劍、項有圓光之形；龜蛇則為真武之坐騎；這些都是真武的象徵，而與日本紀州湯谷感應山靈現寺鎮座的北

辰妙見菩薩像相同；可見日本紀州靈現寺所謂的妙見菩薩，其實祀奉的即是道教的真武大帝。又，妙見兩旁的七十二道靈符，更說明了祂和道教的關係，是道教的神祇，而非佛教妙見菩薩。至於真武何以有七十二眷屬呢？則《抱朴子·雜應篇》述老子真形云：「左有二十青龍，右有二十六白虎，前有二十四朱雀，後有七十二玄武」。文中說七十二玄武，疑日本紀州湯屋谷感應山靈現寺鎮座「太上真仙鎮宅靈符七十二神御尊影」，所見北辰妙見有七十二眷屬，和此說有關。

真武形貌，傳記所述已多，《玄天上帝啟聖錄·卷二·洞天雲蓋》說真武形貌為：披髮、金甲、皂袍，身長三十餘丈。而龜蛇更為真武之表徵。《玄天上帝啟聖錄·卷二·聖像先鋒》載「天禧年內，西鄙奉使何隨入國進奉象馬金甌」，並請真宗賜真武聖像及供養法式。真宗不欲使真武神恩加被西番，所以「令翰院依家神殿式彩畫立身真武一軸，內不得畫龜蛇，并錄應干下降供具法式，回答來使。其蕃王李氏不明內少龜蛇，此二物最為真聖之先鋒，將謂已獲全實，宣詔供養，一依宋朝體式崇敬。」（《正統道藏·洞神部·記傳類·流字號》）此段話說明了龜蛇是真武之坐騎，也是真武之前鋒，對信眾而言，缺乏龜蛇，即缺乏靈驗。可見畫真武必須畫龜蛇，否則即是殘缺不全者，無靈驗可言。日本紀州之妙見菩薩，坐下有龜蛇，更可說明此神為真武。

至於日本為何會混玄武與妙見為一，實者其來有自。流行於日本的東密佛典中，早已把妙見菩薩視為中國的北極星神，其後中國自宋世以來，北極玄天上帝的信仰盛行，並流入日本；於是妙見與以「北極」為稱的玄武大帝，自然的便結合在一起了。有關北極、北斗、妙見等詳細論述，請參見拙撰〈太上玄靈北斗本命延生真經探述〉<sup>14</sup>及〈道教對日本佛教及神社的影響〉<sup>15</sup>二文。

#### 己、結語—兼論明清以後真武故事的發展

14 〈《太上玄靈北斗本命延生真經》探述〉，文刊《宗教學研究》總第36期 p49-65. 總第37期 p30-39，一九九七年三月四月，中國四川大學. 成都. 後收入蕭登福著《南北斗經今註今譯》一書中，台北行天宮文教基金會一九九九年五月出版。

15 發表於宗教哲學研究社主辦「新世紀的宗教與文化學術研討會」，一九九七年十二月二十至二十二日，南投縣魚池鄉，論文後又刊登於《宗教哲學》季刊第四卷第二期, p95-111. 一九九八年四月出版。後收入筆者著《道教與民俗》一書中，台北文津出版社二〇〇二年十二月刊印。



真武，一般道典中稱之為玄天上帝，簡稱真武或玄帝。道經中玄帝與北帝不同，玄帝原為北帝（北方紫微大帝）之屬將。但後來北帝除魔的事蹟，到宋代卻逐漸轉變為真武故事。更因後來護國佑民靈應事蹟的增多，儼然為北方大神，於是北方紫微大帝屬將的角色逐漸淡退。

宋代帝王冊封天蓬為大元帥真君、天猷副元帥真君、翊聖保德真君、真武靈應真君，合稱四聖，四聖為紫微大帝之四帥，以伏魔斬妖為主。在四聖中，北宋太宗至真宗朝，較崇信被封為翊聖的黑殺；真宗晚年真武的地位逐漸抬高，至宋仁宗時，真武遂凌駕其餘三聖而獨尊。由仁宗而後經元、明二代，真武的地位皆高崇不墜，甚被帝王所禮敬。其中明成祖在武當山動用軍夫二十萬眾，修建宮觀，對真武信仰的傳播及武當山在道教名山中的地位，都有深遠影響。

真武的封號最早見者，大概是在北宋真宗皇帝時，天禧二年(1018年)詔封真武為「鎮天真武靈應佑聖真君」，至南宋理宗之封號為「北極佑聖助順真武福德衍慶仁濟正烈真君」；以整個宋代而言，真武的封號僅止於「真君」。但到了元成宗大德八年(1304年)三月，由真君進而加封為：「玄天元聖仁威上帝」。明代普遍稱之為玄天上帝，而明人所立碑文，更有稱之為「玄天上帝金闕化身蕩魔天尊」<sup>16</sup>。真武的稱號，自宋為真君，元代稱為上帝，至明代而有蕩魔天尊之稱，但民間一般稱之為玄天上帝。明後真武封號及地位的高崇，實和真武神蹟顯現及其流布有關。

至於在真武故事的演進上；宋後與真武相關的典籍，據上述，有經傳及靈應故事等，宋元的道典，對真武出身成道的故事，大抵相沿承不變；其間稍可注意者，則為元人雜劇《桃花女破法嫁周公》一劇，係敘述周公卜知其傭人彭祖當於後日死，桃花女教彭祖禱於北宮七星君真武神，得增壽三十年而不死。周公不堪術法不如桃花女，因而假借求婚而鬥法；後來二人皆被真武收為侍將。玄武為北方七宿，其第一宿即斗宿，為注生之南斗星，所以劇中有禱北宮七星君真武神，得增壽之說。此劇乃是由真武信仰所衍生的故事，其後也影響到民間。許道齡《玄武之起源及其蛻變考》

---

16 陳垣撰《陳援安先生全集·第八冊·道家金石略六》〈0八一·蕩魔天尊像〉所載真武「聖號：混元六天傳法教主，修真悟道，濟度群迷，普為眾生，消除災障，八十二化，三教祖師，大慈大悲，救苦救難，三元都總管，九天游奕使左天罡北極右垣大將軍，鎮天助順真武靈應福德衍慶仁慈正烈協運真君，治世福神玉虛師相玄天上帝金闕化身蕩魔天尊。大明嘉靖三十一年歲次壬子秋八月吉日。」

說：「等到編成戲文以後，就會不脛而走，普遍於全國，人人相信北宮七宿和善占卜的周公、善解禳的桃花女，都掌管人類壽命的事，所以近代的真武廟中，多附設這兩個神像，以崇祀之。」<sup>17</sup>明後的《玄帝寶卷》，也將此故事加入真武故事中。

上述是真武故事在元代增入了新題材，但真武本身的事蹟則無太大變化。到了明世，由於帝王的崇敬真武，使真武的故事，逐漸廣傳於民間；並且逐漸將真武的事蹟，加以通俗化。在明世，記載真武事蹟的，除官方所修訂道書，如任道坦奉敕編纂的《大嶽太和山志》及《續道藏》所收明萬曆三十五年張國祥奉旨校梓的《搜神記》等書外；另有民間通俗鬼神類書如《新編連相搜神廣記》、《三教源流聖帝佛祖搜神大全》、《新刻出像增補搜神記大全》<sup>18</sup>，以及明萬曆間余象斗以小說形式寫成的《北遊記》等；由於敘述真武故事的樣式增多，所以有關真武出身得道的事蹟，也就有了較大的變化。

以上明代史料中，官方所修者，自然稟承宋以來正統的真武成道故事，而不敢變革，甚至明代《新編連相搜神廣記》、《三教源流聖帝佛祖搜神大全》、《新刻出像增補搜神記大全》等所敘玄帝故事，也大抵與宋代流傳下來者相同。直到余象斗寫《北遊記》，而玄帝故事才開始產生了巨大的變化。

《北遊記》又稱《北方真武玄天上帝出身志傳》，為明萬曆間建陽書商余象斗所撰，今台灣世界書局出版者，係與吳元泰《上洞八仙傳》（《東遊記》）、余象斗《五顯靈官大帝華光天王傳》（《南遊記》）、楊志和《吳承恩撰百回本西遊記節本》（《西遊記》）等書合刊，稱為《四遊記》。

余象斗所說玄帝故事，在玄武的出身上，說他是玉帝的一魂所化，和宋以來真武的出身說有別，但同屬，出身高貴。此外，其中差異較大的，另有二處：一是《北遊記》說玄帝的部屬有三十六天將，另外則是說龜蛇為玄帝的腸肚所化成的。

有關真武的部屬，宋代道書如《元始天尊說北方真武妙經》說玄帝「部領三十萬神將、六丁六甲、五雷神兵、巨虯、毒龍、猛獸，前後導從」，

17 許道齡《玄武之起源及其蛻變》，載1947年12月《史學集刊》第五集。

18 以上三本搜神記，見王秋桂、李豐楙所編《中國民間信仰資料彙編》第二、三、四冊。

並沒有詳細敘述真武所領神將名諱。本文前面論述日本所見妙見（真武）眷屬有七十二，則可能是由《抱朴子·雜應篇》所說七十二玄武而來。而其中較可考見者，當為明·任自坦編《大嶽太和山志·誥副墨第一篇·卷之第二·大明詔誥》載有成化九年十一月敕諭差太監陳喜等送至大嶽太和宮金殿內供奉的神祇，其中除真武外，從神有「靈官、玉女、執旗、捧劍、水火（龜蛇）」及「鄧天君、辛天君、張天君、陶天君、苟天君、畢天君、馬元帥、趙元帥、溫元帥、關元帥。」同書明孝宗弘治七年八月初七詔敕送聖像至南巖宮正殿奉安的神像，除十天君外，另加入「龐天君、劉天君」。這十二天君中，馬元帥為華光帝君，溫元帥為溫瓊，趙元帥為趙公明，關元帥為關聖帝君關羽；四人為道教護法尊神，稱為道教護法四聖，俗稱四大元帥。除四帥外，其餘大都為雷神與瘟神。十二天君原亦是北帝的部屬，宋朝由北帝伏魔事蹟轉變成玄帝後，十二天君也轉變成為玄帝的部屬了。盧中苓編《北帝伏魔經法建壇儀》敘述北帝諸部屬云：

「敕雷首律令大神鄧伯溫、銀牙猛吏辛漢臣、火雷使者張元伯，部領五方蠻雷使者立於震宮，請降東方木炁，攝滅糞土之精。敕雷門左伐魔使苟翌沖、右伐魔使畢崩，部領兵級立於巽宮，專一掃蕩妖氛，革除魔試。敕火犀雷府朱彥、南極烏陽使者吳元達，部領兵吏，立於離宮，專一請降南方火炁，攝伏死金之精。敕天醫火雲擒龍都統趙公明，專一行神布炁，立於坤宮開泰人門，保安家眷。敕地祇上將溫瓊、地司太歲殷郊，一合領兵，立於兌宮，請降西方金炁，攝滅腐木之精。敕天醫院總管許仙定，領帶兵騎，專一守衛天門，祇迎天仗，傳宣呪敕，飛行號令。敕飛天毒雷糾察陶公濟，統領兵級立於坎宮，專一請降北方水炁，攝滅炎火之精。」（《正統道藏·正乙部·聚字號》新文豐刊本第五十七冊七三〇頁下）

《無上黃籙大齋立成儀·卷五十二·神位門·左二班》：

「清微三氣九霄符章經道雷帝天君、雷霆歛火律令鄧天君、雷霆正令都督尚書辛天君、雷霆行令飛捷報應張天君、三山木郎皓華苟天君、火鈴督雷宋將軍、雷霆樞機竇天君、霆首大神馬天君、神烈陽雷苟天君、神化陰雷畢天君、洞神主副龐劉二天君、神霄樞機程雍二元帥、洞玄主帥蒼牙

鐵面劉天君、神霄妙帥金火張天君、天醫趙許二元帥、雷霆風雷昌陽大將軍、雷霆火令含陰大將軍、九天烈雷昭真楊符使、九天捷疾焚炎楊符使、雷霆三五火車鐵面雷公王元帥、神霄驅雷霹靂程元帥、統轄社雷蔣大將、南宮琰摩羅朱將軍、正一靈官馬、陳、朱、蕭、鄭五大元帥、都天太歲至德殷元帥、遣瘟滅毒翁元帥、九天雷路神捷上將玄壇趙元帥、雷火符使曲元帥、清微周巖二元帥、三光符使溫耿二元帥、九天考不信道法朱將軍、北方風輪蕩邪周元帥、天醫院趙、馬、黃三元帥、神霄玉部翻解顯、張二使者、神霄普倒趙金剛、捷疾黑面雷元帥、五丁都司何元帥、酆都主將楊元帥、巨天力士孟元帥、朗靈義勇關元帥、地祇上將溫元帥、急報無佞康元帥、英雄猛烈鐵元帥、地祇忠烈王、張二元帥。」(《正統道藏·洞玄部·威儀類·食字號》新文豐刊本第十六冊二七八頁下至二七九頁下)

明·陸西星《封神演義·第九十九回姜子牙歸國封神》，封聞仲為「九天應元雷神普化天尊之職，仍率領雷部二十四員催雲助雨護法天君」，並云：

「雷部二十四位天君正神名諱：

鄧天君諱忠 辛天君諱環 張天君諱節 陶天君諱榮 龐天君諱洪  
劉天君諱甫 苟天君諱章 畢天君諱環 秦天君諱完 趙天君諱江 董  
天君諱全 袁天君諱角 李天君諱德 孫天君諱良 柏天君諱禮 王天  
君諱變 姚天君諱賓 張天君諱紹 黃天君諱庚 金天君諱素 吉天君  
諱立 余天君諱慶 閃電神（即金光聖母） 助風神（即菡芝）」

據上所載十二天君或二十四天君，大都為五方雷神及瘟神；三十六天將亦應是屬於此類之神祇。

由明代帝王送至武當供奉的神祇中，知道真武的部屬有十二天君、靈官、玉女。至明萬曆間，余象斗《北遊記》，則又說真武之部屬為三十六天將。《北遊記·第七回》說玄帝之三十六員天將，私自下凡為妖；其後幾回，敘述了玄帝下凡降服三十六個妖怪，收為部下，回歸天界。

在台灣受余象斗的影響，道廟中也有供三十六天將為陪祀者，而各廟所供神名，雖有差異，大抵沿承余象斗《北遊記》而來。今略舉澎湖及台南道廟所供者如下：澎湖宮廟三十六官將為：康元帥、趙元帥、高元帥、

楊元帥、李元帥、辛元帥、殷元帥、岳元帥、王元帥、鄧元帥、五靈官、馬龍官、張聖者、蕭聖者、劉聖者、連聖者、勸仙姑、何仙姑、李仙姑、紀仙姑、移山大將、倒海大將、枷大將、鎖大將、吞精大將、食鬼大將、拿大將、縛大將、必大將、靜大將、馬伽羅、虎伽羅、江仙官、黃仙官、金舍人、康舍人。

台南良皇宮三十六神將為：紀仙姑（騎鶴）、連聖者（騎豹）、五龍官（騎馬）、鎖大將（騎麒麟）、金舍人（騎獅）、倒海大將（騎虎、海水做傾斜狀）、李仙姑（騎鶴）、馬龍官（騎馬）、劉聖者（騎獅）、枷大將（騎馬）、康舍人（騎馬）、移山大將（騎馬托山）、趙元帥（騎虎）、殷元帥（騎馬，有四手，二手舉日月、二手執弓矢）、岳元帥（騎象）、王孫元帥（騎鹿）、辛元帥（騎獅）、必大將（騎龍）、康元帥（騎馬）、溫元帥（騎獅）、咒水真人（騎馬、有三眼）、鄧元帥（騎牛、人面鳥嘴）、李元帥（騎麒麟）、高元帥（騎馬、舉人體）、勸仙姑（騎鶴）、張醒者（騎麒麟，手握蛇）、拿大將（騎牛，攜逮補牌）、江仙官（騎馬）、虎伽羅（騎獅）、食鬼大將（騎麒麟，捉鬼吞吃狀）、何仙姑（騎鶴）、蕭聖者（騎豹，頭部纏蛇）、捉大將（騎馬）、紅化官（騎馬）、馬伽羅（騎麒麟）、吞精大將（騎虎，做吃妖怪狀）。

又，《玄天上帝啟聖錄·卷一·降魔洞陰》載六天魔王以坎離二氣化為蒼龜、巨蛇；而《北遊記》則說龜蛇是真武臟腑所化。《北遊記·第九回·太子被戲下武當》說真武在武當修鍊之時，其師妙樂天尊「在雲端見祖師（真武）功成，漸入仙道，但未去五臟中之臟」，於是為之剖腹，「將肚腸取出」，置於岩下，用石蓋住，並「將仙衫一幅放作腹為肚，絲帶一條為腸。」後來岩下所放置的真武肚腸，肚成龜怪，腸為蛇怪，在人間作亂，真武下凡收伏二怪及其餘三十六天將。

以上是《北遊記》在玄天上帝故事衍變上的較大變革。其中剖腹棄置腸肚，腸肚化為龜蛇禍害人間之說，對台灣民間真武傳說有極大影響。

明以後，真武的故事依舊流傳且陸續撰成專書的，則有《金闕化身玄天上帝寶卷》<sup>19</sup>、《玄帝寶卷》<sup>20</sup>、《玄帝昇天》彈詞<sup>21</sup>等，而台灣地區所流行的玄天上帝得道傳說，更是與宋元以來古籍所見者有別。

19 《金闕化身玄天上帝寶卷》，日人大淵忍爾氏所藏；日人澤田瑞穗《增補寶卷研究》，第二部〈寶卷提要·別錄補遺〉，頁二五五，東京國會刊行會一九七五出版，曾列述提要。所言玄帝事蹟和宋元以來傳說者相近。

台灣民間有關真武之傳說，據鍾華操《臺灣地區神明的由來·丙·道家的神·二九玄天上帝》<sup>22</sup>所載，共有多種，今轉錄於下：

一說：以前有一位屠夫，生前深深後悔自己殺生過多，便洗手不再屠宰，隱居深山之中；有一天，突然一位仙人來告訴他說：『這山上有一婦人在分娩，請去幫忙。』他趕忙前往，果然遇見一位婦人，手抱嬰兒，便請他代洗產後污物；當他在河邊洗濯時，陡見河中浮見『玄天上帝』四大字，一時豁然大悟，回頭一看，已失去婦人蹤影，才知道這是觀音大士顯靈，屠夫接受感召之後，便把自己肚皮割開，取出臟腑，就這樣洗罪而死，因此至誠感動上天，便成了仙，諡號『玄天上帝』。又傳說玄天上帝的臟腑和大腸，在地上化為龜蛇，胎害人間，玄天上帝便親自下凡來收拾，從此龜蛇永遠忠於玄天上帝，民間也以『龜聖公』、『蛇聖公』從祀於北極殿。

一說：以前有一位屠夫和一位食菜人（吃齋人）同道前往崑崙山參拜觀音佛祖，中途遇一河流，不能涉渡，食菜人正在躊躇，屠夫朝聖心切，卻不顧生死的跳進河裡，拼命划到對岸，但是又因為他以往殺生過多，六根不淨，還是不許他進入靈地；於是他便自己破開肚皮，取出臟腑，來表示自己的清淨，不料，他的胃化成了龜，腸變成了蛇，便載他昇天了，這屠夫就是『玄天上帝』；後世因為他自開肚皮來表達他的清淨，又稱呼『開心尊者』。

一說：元末，明太宗（祖）朱洪武起事時，鄱陽湖之役，打了一次敗戰，他隻身逃到武當山時，發現一座荒廢的『上帝公廟』，他立刻挑開蜘蛛網，隱藏進去，祈上帝公保佑平安，禱告之後，挑破的蜘蛛網馬上就恢復原狀，終於度過難關而死裡逃生了。後來明太祖取得天下，登基之後，為了報答神恩，舊廟改建成新廟，神像也重新塑造了，並敕封『上帝公』為『玄天上帝』，御題『北極殿』匾額一方。

一說：道教所崇拜的玄武上帝，足踏龜蛇，右手執劍，左手印訣，威靈顯赫，家喻戶曉，俗稱『帝爺公』；云係金闕化身，於湖北省均縣武當

20 《玄帝寶卷》，撰作年代不明，收錄於張希舜、濮文起、高可、宋軍主編《寶卷·初集》第二六冊，山西人民出版社，一九九四年出版。所言玄帝事蹟，大抵據宋元來傳說，並增入桃花女鬥周公之故事。

21 《玄帝昇天》為民國初年作品，福州益新書局出版，現藏中研院傅斯年圖書館。在玄帝的出身上，採《北遊記》之說。

22 臺灣省文獻委員會編印，一九七九年六月出版。見該書頁一二七至一二八。

山得道的『真武上將』。《啟聖錄》：「隋文帝開皇元年三月三日，真武產母之左脅下，當生之時，瑞氣飄揚，異香芬芳。帝爺公前身業屠，深感殺生太多，內心愧疚，一旦了悟，決心修道，擬將屠刀拋入江河，又恐怕誤傷水族，加添罪孽，便舉刀切腹淨體，把腸肚棄於江河，以贖前愆；不料空中忽降萬道金光護體，一點真靈，竟脫殼而昇化，逕飛武當山潛修，真是放下屠刀，立地成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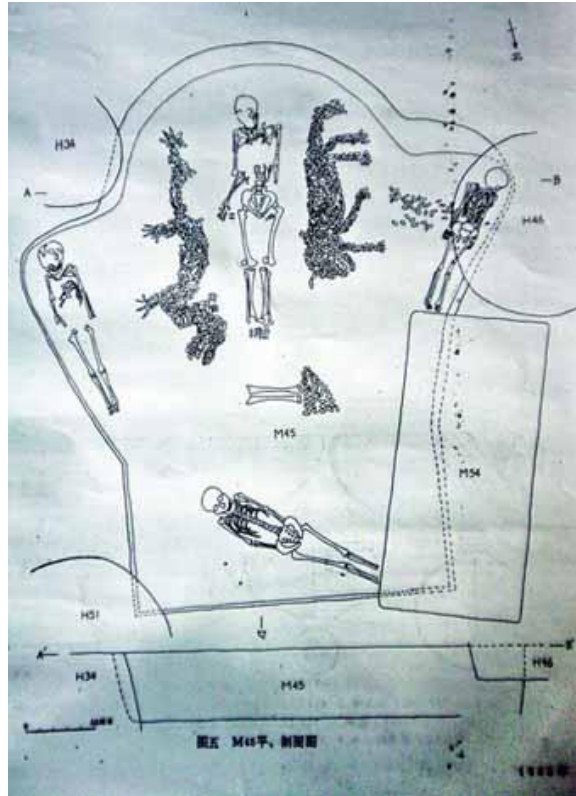
上述鍾氏所言的四種台灣有關真武的傳說，共同的特色是把真武說成了屠夫。又第三種傳說，把明太祖、成祖（建廟事）誤合為一，且所述鄱陽湖戰敗亦與史實不合。至於第四種傳說所引《啟聖錄》，則又與原文有極大差異，原文《玄天上帝啟聖錄·卷一》所言的「開皇」是上天的年號，不是人間隋文帝的年號，原文也無說真武前身是屠夫的。文獻被淺智者所嚴重的扭曲、誤合可見一般。

又，台灣民間將龜蛇說成是真武剖自己腸肚後，所化成的；這種說法是繼承了明·余象斗《北遊記》之說。也許由剖腹取出腸肚，而聯想到了屠夫，所以台灣民間的真武傳說，便把真武和屠夫劃上了等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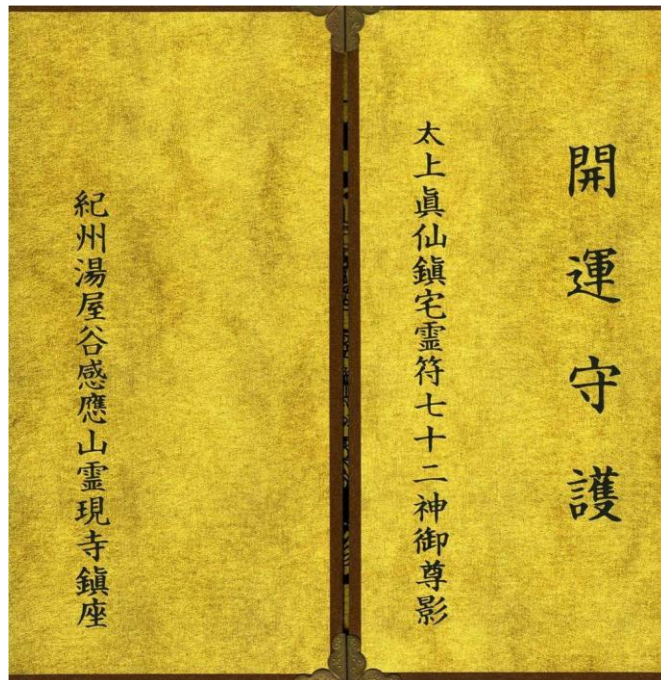
再者，台灣有關真武的傳說，除鍾氏上述所言者外，另有筆者所聽聞的第五種真武成道故事如下：

真武為一屠夫，途遇一多年清修的和尚，因為誤採死螞蟻，不能得道而大哭；屠夫初則譏笑，後則感悟。自覺自身五臟污穢，罪孽深重，因而精誠專一懺悔，欲至河邊洗心除罪，以刀剖心，將臟腸揚棄於河中而死；玉帝感其誠，敕封為玄天上帝。其後臟器化為龜，腸化為蛇；二者作怪人間，被真武下凡收伏。此故事係將成語中的「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傳會成玄天上帝得道故事。

以上台灣所見的五種真武得道故事，都和宋元以來古籍所載有極大不同。又由於台灣民間以為玄天上帝是屠夫得道，所以台灣屠宰業便以玄天上帝為此行的行神而加以祭祀。



附圖一：河南濮陽西北坡 45 號墓出土人骨北斗及蚌塑龍虎圖



附圖二：紀州湯屋谷靈現寺鎮座妙見菩薩守護符封面





附圖三：紀州湯屋谷靈現寺鎮座妙見菩薩及七十二神靈符(右面符)

附圖四：紀州湯屋谷靈現寺鎮座妙見菩薩及七十二神靈符

